釋文紀

二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明　梅鼎祚　譯

[illegible]

普賢菩薩行品第三十六之一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一切諸佛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薩

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
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濁
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
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録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
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
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几福德所感
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
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衆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

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
天生烝民樹以司牧惵惵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
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為布衣之事且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
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宵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
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
彝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干錢如干物仰覩三
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

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楊宣說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聖乃神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楨玉幹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歡玉鑾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縉紳竝列願塵勞與雲汐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請弟子某和南

廣弘明集

金陵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陳李霈書　宋賜金紫沙門懷則重書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桑欽博記始敘四衢之塔金

朔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峯形甑累岫勢堂密亦烏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如纖亦名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藥草可以攝養故以攝為名焉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諴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灾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蹟巖穴宋太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

曰山多猛虎毒蛇所以久絶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獸亦何能為乃刋木駕峯雜草開逕披拂荼梗結搆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意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游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佛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室於是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

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榼
峻絶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
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
稀目見昔寶海梵志睡覩花臺智猛此丘行逢影窟故
知神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
二子仲璋為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峯石
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
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

壯蓮花瑩目石鏡沈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頂日流影
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魄大同二年龕
頂復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赫如火殿禪
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
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
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
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藩閨
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奐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

竝於此巖阿廣收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惠王道契真如心弘檀窓見此山製置踈闊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繢以丹青鏤之鉞墨五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岫軒墀翠微布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徒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徒傲吏之凡遊深谷玄虛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晉史之屬步林壑陟皐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

直心之砥路執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上人將就遷神深相囑付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遼水問道京師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聞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經論

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曰登高山知天之
峻今之探賾其此之謂南蘭陵蕭眙幽棲抗志獨法絶
羣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
豫託西門之塚更似梁鴻偶要離之瘞又按搜神録云
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
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
現形著菩薩巾披裘裟閒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説
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竝驅未有修淨

界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
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
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衆無
所詆訶晨日靜憩鍾巖余便覲止餐仁飲德十有餘年
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
勞且曷伸於報効矣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比河山
莫如金石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為頌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

智難周盡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鷄足恭聞鷲頭斯風
可羨其路可由我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蹟果植因
修兼金畫繢泐石彫鏤連雲出沒泄雨沈浮經行松磴
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
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筏六度為舟金幢合蓋寶駕
驅輈地祇來格天衆追游五時無爽七處相佯辭題翠
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留此碑經唐會昌毀廢
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斷缺文字訛隱寺主僧契先購石依本寫之　康定
元年三月十七日鐫立　地云一作地之藥草作草藥

猛虎作狠虎行踐作行踪無意作無立布影作抽影之徒作之僧玄虛作虛玄京師作京華經論作三論菩薩作井州禪堂作禪室畫續作續畫

大莊嚴寺碑

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域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星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

搖音樂無待金奏薰鑪夜爇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早讙非
動泗濱之石擢莖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
而拓製厠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
軒俯看驚電影徹瑠璃之道遙施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
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虛橑飛甍雨師攀而不逮銘曰
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鸞仰翥威鳳靈矯木密連綿
香泥繚繞日圖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填陽鳥
高僧累萃碩學滋多弘宣方等博綜圍陁皆傷寸晷

竝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刹土比數恒河

建初寺瓊法師碑

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竝稱不二若乃斡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像法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

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鴈孔惜逝川三空莫辨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

寂滅莫繫悠然

明慶寺尚禪師碑銘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
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懷安寺刹下銘

四聰廣佈萬行了因運光玉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
迹重闉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夢巇嶂累棟嶙峋護持
七衆警衛百神簫鈴銷草木刼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

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

優填像銘

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齒雪月貌金容大儀下降避席為恭

鐘銘

鬼氏之匠狂陽之銅圖欒鑄鎛刻獸鍚蟲聲飛雪裏韻切脣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鷁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

空

又

篆間鎔刻鑾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楗舟移巨壑火
壞初禪

香贊

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
迴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花贊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迎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擲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耳牙

燈贊

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縷焰燼落輕灰珠軀色並月恥先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影一作先）

幡贊

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先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並藝文類聚）

入攝山棲霞寺詩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拜禮仍停山中宿永夜晤連棲神悚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率製此篇以記歲月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遊攝山棲霞寺詩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慧布
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之體並廣弘
明集

修心賦序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
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
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虔昔莊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
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

山背望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
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
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懇焉

張君祖馮惟訥詩紀云張君祖庚僧淵諸詩有晉風
或是顓與庚字誤
陳無此也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並在晉

贈沙門竺法顓詩序

沙門竺法顓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

聊為之讚

道樹經讚

峩峩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晞允景豈識真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懽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借問

道氣倫妄測泥洹靈

庾僧淵

代答張君祖詩序

省贈法願詩經通妙遠亹亹清綺雖云言不盡意殆亦幾矣夫詩者志之所寄也忘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 並廣弘明集

朱世卿

性法自然論 釋真觀作因緣無性論以駁之

寓茲先生喟然嘆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益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覩覆敗之權七葉

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郎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效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持繩之人繩畫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

嫌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
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
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
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
善以奬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
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
孫叔少不埋虵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
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鮌叟之極愚以商
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亂兵之咎而假嗣
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
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
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

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内則百兩外榮千鍾内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

為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塾之發手不忍折方
長之條懷姝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
中見詆於鄉閭之末抱饑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
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
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
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
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
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貪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颸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颸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

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
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
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
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迷而昧通途
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疏屬伏尸
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
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

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興才
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
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
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
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
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
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
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

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蠕動猶知去就況
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
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遊若士自傷
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
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
所為雕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
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
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疴疾冷熱

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惟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

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隕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釋真觀字聖達錢塘人住靈隱山天竺寺洪偃稱觀有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基是也至隋大業終

因緣無性論并序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

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壅況復漆園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

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竊為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

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誤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肓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等卑永無悛革
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
之士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
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
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
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
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祛竝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衆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高子泥黎永處無
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
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
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陯厠之悲齊主害彭生有
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悤紂之過焉故
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
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
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

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既慇懃屢請
余亦儻倪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
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
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衷
然平等取舍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
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分別
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
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

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宣帝太建十年征周失利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充役觀致書徐陵陵封書令奏其事遂寢

泉亭先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

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絶能使嵐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
華奉宣嚴憲維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人並令捐茲
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非
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
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

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聲洛或復昆明池内識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
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暨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暨
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頗黎之清行頃
年訛替乃日漓滿而正法洪基猶應末殄忽復違其本
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

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於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

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絶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
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隕命雖復汨羅
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絶學並
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
無紹繼梵輪絶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
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

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竝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

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
疑豐飽求朽壞以為樂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
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
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餱糧莫寄伏惟皇
朝御歷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
垂衣之化方深無復梁棟三寶敷宏十善昔漢明靈感
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
深經是謨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

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絓預
令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
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
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録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
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
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
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
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為本豈

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
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
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
軍檀越外則探賾典墳内則鉤深經論才高惟幄寄重
鹽梅必願降意勞蒞留心正法徵惠研詳薄垂觀覽如
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共剪
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

之德比恒岱以麾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忭
煩彌增悚惕 並廣弘明集

常州安國寺碑

花磚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
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 續高僧傳

釋慧愷陳世沙門與法泰等知名梁
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

攝大乘論序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德被含生

理非偏漏但迷塗易久淪惑難息若先談出世則疑性莫啟故設教立方各隨性欲唐虞之前圖牒簡少姬周已後經誥弘多雖復製禮作訓並導之以俗法而真假妙趣尚冥然未覩故迺隱蔥嶺以西教祕滄海之外自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乃盛梁有天下彌具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七代而迄今法蘭導清源於前童壽振芳塵於後安廣騁壯思以發義端生肇擅玄言以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瀾比派而深淺競馳昭晦

相雜自茲以降篤好逾廣莫不異軌同奔轉相祖習而
去取隨情開抑殊軫慧愷之志慙負橐勤愧聚螢謬得齒
迹學徒稟承訓義遊寓講肄多歷年所名師勝友備得
諮詢但綜涉踈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此蓋
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明發興嗟負心非一每欲順
風問道而未知厥路有三藏法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
種姓頗羅墮名拘羅那他此土翻譯稱曰親依識鑒淵
曠風表俊越天才高桀神辨閒縱道氣逸羣德音邁俗

少遊諸國歷事衆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奥苞四韋於懷抱吞六論於胷衿學窮三藏貫練五部研究大乘備盡深極法師既博綜墳典妙達幽微每欲振玄宗於他域啓法門於未悟以身許道無憚遠遊跨萬里猶比隣越四海如咫尺以梁太清二年方届建業仍值梁季混淆横流荐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遂使大法壅而不暢末至九江及遊五嶺凡所翻譯卷軸未多後適閩越數説不少法師每懷慷慨既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絶絃卞和

泣壁良由妙旨之典難辯盈尺之珍罕別法師遊方既
久欲旋返舊國經塗所亘遂達番禺儀同三司廣州刺
史陽山郡公歐陽顏叡表岳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
道佐時康流民於百越建正法於五嶺欽法師之高行
慕大士之勝規奉請為菩薩戒師恭承盡弟子禮愷昔
嘗受業已少滌沈蔽服膺未久便致睽違今重奉值倍
懐踊躍僾復欲餐和稟德訪道疑雖慇懃三請而不蒙
允遂怳然失圖心魂靡託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

紀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該閑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内湛
清輝外溢飲賢味道篤信愛奇躬爲請主兼申禮事法
師乃欣然受請許爲翻譯制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
白道氣宏壯志業閒贍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奐靡息
征南長史袁敬德履沖明志託夷遠徽猷清簡氷桂齊
質弼諧蕃正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
賢爲經始檀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呂姑洗神紀勾
芒於廣州制旨寺便就翻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

言詞有以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丈終朝靡息愷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覈釋義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之事殊難下可存於華綺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其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論乃是大乘之宗極正法之秘奥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深固幽遠二乘由此迷墜

曠壯該含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勒菩薩投適時機降靈俯接忘已屈應為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體二居宗該玄鑒極凝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製造斯論惟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妙趣由此而彰冠冕羣倫舟航有識本論即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次弟婆藪槃豆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備藏往風格峻峙神氣爽發稟厥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

致淵理玄趣難曉將恐後生復成紕紊故製釋論以解
本文籠小乘於形內挫外道於筆端自斯已後迄于像
季方等圓教乃盛宣通慧悟愷不捘虛薄情慮庸淺乃欲
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長路庶累毫成仞聚爝為明
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大藏物字函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

正教本宗文惟三藏梵音所闡諒無異說法相深微名
實繁曠若非圓明獨朗孰能通達自日隱頗多之山月

翳羅睺之手時移解昧部執競興或以文釋義或以義判文雖復得失參差皆以三藏為本可謂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者也尋十八部師友弟子竝各造論解其所執於一部中多有諸論此土先譯薩婆多部止有毗婆沙及雜心四卷毗婆沙明義雖廣而文句本不具足雜心說乃處中止述自部宗致四卷過存省略旨趣難可尋求此土先譯經部止有成實一論成實乃以經部駁斥餘師其間所用或同餘部又於破立之中亦未皆盡其

妙且傳譯參差難可具述佛滅度後千一百餘年有出家菩薩名婆數槃豆翳度宏曠神才壯逸學窮文字思徹淵源德隆終古名蓋當世造大小乘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靡不宗學法師德業具如別傳先於薩婆多部出家仍學彼部所立三藏復見彼法多有乖違故造此論具述彼執隨其謬處以經部破之故此論本宗是薩婆多部其中取捨以經部為正博綜羣籍妙拔衆師談玄微窮於奥極述事象略而周徧顯成聖旨備摧異說

立不可闕破無能擬義兼數論而深廣愈之詞不繁而義顯義雖深而易入故天竺咸稱為聰明論於大小乘學悉依此為本有三藏法師俱羅那他聰敏強記才辯無竭碩學多聞該通內外為弘法故遠遊此國值梁室將傾時事紛梗法師避地東西垂二十載欲還天竺來至番禺慧愷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紇尚仁貴道久申敬事重復請留彌加殊禮慧愷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

以陳天嘉四年歲次閼逢龍集涒灘正月二十五日於
制旨寺始就開闡或品未畢仍事徙居於南海郡內續
更敷說法師遊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
度語但梵音所目於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
符會故於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覆鄭重乃得相應慧
愷謹即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繼無懈晷刻至其年閏
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
十三卷刺史仍請於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頗識大宗非

惟閩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先大元年歲次强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覽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並禮事法師備盡經始終中翻譯悉賴此貴門方希永傳來世以為後生模式佛法大海深廣無際若不局一塗能信順求學豈不同餐甘露共覲蓍葡者哉如或專執非所喻也大藏鼓字函

釋智愷姓曹氏住揚都大寺與法泰等就
真諦對翻經論先大中終廣州

大乘起信論序

夫起信論者乃是至極大乘甚深秘典開示如理緣起
之義其旨淵弘寂而無相其用廣大寬廓無邊與凡聖
為依衆法之本以其文淺旨遠信者至微故於如來滅
後六百餘年諸道亂興魔邪競扇於佛正法毀謗不停
時有一高德沙門名曰馬鳴洞契大乘窮盡性法大悲
內融隨機應現愍物長迷故作斯論盛隆三寶重興佛

日起信未久廻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復顯於時緣起深理更彰於後代迷羣異見者捨執而歸依闇類偏情之黨棄著而臻湊自笞已來久蘊西域無傳東夏者良以宣譯有時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并諸法師遇值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真諦其人少小博採備覽諸經然於大乘偏洞深遠時彼國王應即移遣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汎舟與瞿曇及多侍從并送蘇合佛像來朝而至未旬便值侯景侵擾法師秀採壅流含

珠未吐慧日暫停而欲還反遂囑值京邑英賢彗顯智
韶智愷曇振慧旻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
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
寺敬請法師敷演大乘闡揚秘典示導迷徒遂翻譯斯
論一卷以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
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
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馬鳴沖旨更曜於時邪
見之流伏從正化余雖慨不見聖慶遇玄旨美其幽宗

戀愛無已不揆無聞聊由題記儻遇智者賜垂改作大藏

邑字
函

釋慧達陳時潤州江寧縣小柏提寺沙門

夾科肇論序

慧達率愚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但末代弘經允屬四依菩薩爰傳茲土抑亦其例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並創始命宗圖辯格致播揚宣述所事玄虛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歷代

古今凡著名僧傳及傳所不載者釋僧猷等三千餘僧
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
級善覈名教精搜義理揖此羣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
超語兼默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聖
教誠是大乘懿典方等博書自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汰
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竝判其臧否辯
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良由襟情泛若不知何係
譬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蕭然物外知公者希歸

公採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達猥生天幸逢此正音忻
躍弗已饗讌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舞誓願生生畫命
弘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門觀妥洎方等
深經而不至增乎世諺咸云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真諦
地論通宗莊老所資孟浪之說此實巨蠹之言欺誣亡
沒衢巷陋音未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既文拘
而義遠故衆端之所詭肇之卜意豈徒然哉良有以也
如復狗狎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達留

連講肆二十餘年頗逢重席未覩斯論聊寄一序託悟在中同我賢侶請俟來哲夫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標乎實相開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但圓正之因無上般若至極之界唯有涅槃故末啟重玄明衆聖之所宅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語本絶言非心行處然則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眞為眞眞但名說若能放曠蕩然崇茲一道清耳虛襟無言二諦斯則淨照之功著故般若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

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攝佛淵海浩博無涯窮法體相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理詣語勢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絶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所以童壽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牘但宗本蕭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論事開接引問答析微所以稱論

揚輦碩望為拘那羅陀奏拘那羅陀華言親依或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自來東夏譯出衆經陳先大初入南海時欲延遷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從之

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敝國風不
隸諸華可流荒服續高僧傳

釋文紀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高明理